苦难历程（上）

前　言

《苦难历程》这个书名来自俄国古代伪经《圣母历难记》。本书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十月革命，然而书中所反映的正是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小说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一四年开始，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国内战争，到一九二　年初为止，历时六年。应该说在这六年间，俄国人民为了创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真正苦难的历程。对十月革命如何评价，在当时和现在的俄国以及全世界都有不同的见解，然而不论褒或贬，这部小说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十月革命的各个方面。

如果考虑到作者是贵族出身，从不赞成十月革命而迁居国外到返回祖国讴歌十月革命，确实在心灵深处经历了一番苦难的历程。这是“作者的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也许读者会从书中找到败笔，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作者的真诚，因为作者确实努力反映这段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 年 1 月 10 日—1945 年 2 月 23 日）生于萨马拉省尼古拉耶夫斯克。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他的母亲是作家，对他后来成为作家有很大影响。他从一八九九年就开始写诗，到一九　九年为止曾出版过两本诗集，这个时期的诗作主要受象征派影响。一九　八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已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了。代表作有《怪人》（1911）、《跛老爷》（1912）等。这些小说的题材都是写贵族的荒唐和没落。

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在政治态度上是摇摆的，在一九　一年到一九　四年的俄国革命高潮时期，他曾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但他没参加社会民主党），热烈欢迎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并担任书刊注册委员。十月革命时，莫斯科发生巷战，他参加

护楼值勤，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同情临时政府。一九一七年曾在白军邓尼金的宣传部工作。一九一九年春离开俄国，侨居巴黎，后来移居柏林。将近五年的流亡生活，使他无时无刻不怀念祖国。“侨居国外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在国外我终于明白，做一个受歧视、远离祖国、无足轻重、无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什么滋味。”一九二三年八月，他携家返回祖国。在最初的十年里，他一直被当作同路人，但他孜孜不倦地写作，写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苦难历程》和《彼得大帝》。一九三四年他被选为苏联作协委员，一九三九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科学院院士。

《苦难历程》的第一部《两姐妹》写于一九二　至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出版，回国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重版。第二部《一九一八年》写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开始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写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完稿的那天恰巧是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的日子。这三部曲的写作几经停顿，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所以无论在创作方法、人物形象、小说体裁和语言风格上都有很大变化。

第一部《两姐妹》虽然写于十月革命后，但其创作方法仍是旧的，可以归为批判现实主义范畴。小说的体裁可以归入社会小说，但也确实以卡佳的家庭悲剧和达莎的爱情故事为框架，只是这些悲剧和故事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这是向历史小说过渡的基础。所以第一部的主要人物就是卡佳和达莎两姐妹。卡佳从与丈夫吵架、出走、归来、重病、丈夫的死和自杀未成到跟罗辛结合，构成一条线索。达莎从被诱惑到与捷列金的相遇、离别和重逢，构成另一条线索。作者在两姐妹中间似乎也有所偏重，笔触大多落在达莎身上，把她的春心萌动写得淋漓尽致，即使到了危险的边缘，总能逢凶化吉。

捷列金和罗辛只能看作两姐妹的陪衬和烘托。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命运。捷列金虽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但他出身微贱，跟工农结合比较容易，而罗辛出身贵族，又是高级军官，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十月革命。作者在回国后对第一部进行了重大修改，着重修改的是共产党人阿昆金和库兹马的形象，其次便是削弱罗辛的反共情绪和增加了捷列金关于伟大俄国的长篇议论。如果说两姐妹在第一部

占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到了第二、三部便降到次要地位，而捷列金和罗辛的经历则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也占了更多的篇幅。作者就是用这四个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来编织整个国内战争的浩大场面。这正是历史小说的惯用手法。《两姐妹》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资产阶级文艺流派的批判。如对卡佳的丈夫斯莫科夫尼科夫律师和对诗人别索诺夫的批判，对未来派的虚无主义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

作者在着手写第二部之前，阅读了大量资料，到内战战场实地考察，询问当事人。作者追求的是“严格的史实精神”，所以几乎每章开头都介绍内战战场的实际情况，虽然有时与故事情节缺乏密切联系，但是构成了故事发展的背景和小说的框架。第二部也可分出两条线索，反映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所走的不同道路。捷列金投奔革命，上前方打仗，而罗辛则寻找白军，走上反革命道路。达莎也落入反革命阴谋的圈套中，但未构成独立的线索。卡佳落入马赫诺匪巢，只是为罗辛寻找她而埋下的伏笔。第二部登场的人物特别多，第一部大约仅九十五人，第二部则多达二百余人，第三部虽然篇幅最长，却只有六十人左右。作者很善于写次要人物，在第二部中出场的，除开索罗金及其部下外，主要是马赫诺匪帮及其部下，克拉西利尼科夫一家以及红军战士克瓦申、游击队员皮亚夫卡。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都写得栩栩如生。按作者的说法，第二部主要是写农民，即写十月革命对农民的影响和农民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

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在结构上跟第二部一气呵成。捷列金在第三部中一帆风顺，虽然挂了花，却因此而与达莎重逢。罗辛则要通过在马赫诺匪帮中经受考验，并在攻城中负伤之后，才弃暗投明，终于跟捷列金合作。达莎在戏剧方面发挥了才能，而卡佳的命运带有传奇色彩，虽然受马赫诺匪帮和阿列克谢的威逼，却终于脱险并成为自食其力的教师，达到了性格上的完善。如果说第二部写的阴暗面较多的话，那么第三部里塑造出像伊万·戈拉、阿格里皮娜、拉图金和阿尼西娅等正面人物，标志着作者在创作方法上的重要转变。第二部和第三部里真实人物较多，其中不论革命领袖（如列宁）或白军首

领(如邓尼金),都写得恰如其分。只是第三部里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描写可能有失实之处,但是要考虑到第三部写于一九三七年之后,便可以理解这是历史造成的,阿·托尔斯泰并不是共产党员,有些问题他恐怕一直到死也没弄明白。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当然可以重新思考,所幸的是这个问题在《苦难历程》中并不突出。

就语言的风格而言,第一部写得比较文雅,而第二部则比较芜杂,方言土语较多,这与作者力求反映"史实精神"不无关系。第三部则写得干净明快,人物比较集中,前后的衔接也天衣无缝。

最早翻译《苦难历程》的是瞿秋白先生,可惜译稿尚未出版便毁于淞沪抗战。一九四　年香港出过蔡　裳女士的删节本《黑暗与黎明》。一九五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郑伯华的《两姊妹》。一九五二年平明出版社出版朱雯先生的全译本(从英语转译),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朱雯先生的新译本。这些译本对我都有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王士燮

第一部

两　姐　妹

啊，俄罗斯的土地！

（《伊戈尔王子远征记》）

第　一　章

一个外地的观光者，从椴树成荫的偏僻小巷来到彼得堡，当他仔细观看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既精神振奋，又心情沮丧。

当他漫步在雾气弥漫的笔直的大街上，经过阴森森的楼房，窗户黑洞洞，门前还站着昏昏欲睡的扫院人；当他凝望涅瓦河浩浩荡荡、阴阴沉沉的河水；凝望大桥天蓝色的线条和桥上一对对不等天黑就亮了的路灯，凝望既不舒适也不美观的皇宫的柱廊、彼得保罗大教堂高得突兀的非俄国式尖顶、飘摇在黑的河水里的简陋小船、靠在花岗岩堤岸旁数不清的运送湿木柴的驳船；当他打量行人的面孔发现人人心事重重、脸色苍白而眼神像城中的烟雾一样朦胧的时候——一旦他看到并能领略这一切，他如果是安分的人，便会把头深深埋进衣领里，如果是不安分的人，便会想：狠打一锤，把这静止的迷人景色砸个落花流水该有多好！

早在彼得一世在位的时候，圣三一教堂（这座教堂至今还在，位于圣三一桥旁）的敲钟人，有一次从钟楼上下来，昏暗中恍惚看见一个妖精——披头散发、骨瘦如柴的妖婆——吓得魂不附体，后来跑到一家酒馆大喊起来："彼得堡将来要空的。"他为这句话被抓到秘密厅[①]严刑拷打。

大约从那以后，大家便怀疑彼得堡闹鬼。有的说亲眼看见魔鬼

① 秘密厅是彼得一世于一七一八年设立审讯政治犯的机关，于一七二六年撤销。

坐着马车在瓦西里岛的街上走。有的说一天深夜下暴雨，河水猛涨，皇帝的铜像从花岗岩石座上下来，骑着铜马在石头道上奔跑。又有的说一个刚死的小官吏，爬到三等文官老爷的带篷马车上，脸贴着玻璃窗不肯下来。许多类似的谣言在城里传来传去。

就在不久以前，诗人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有天夜里坐着华丽的马车往岛上走，路过一道拱桥，透过撕裂的云层看见天上有颗星星，便噙着眼泪望着星星想：这华丽的马车，这迤逦的路灯和他身后沉入梦乡的彼得堡，不过是一种幻想，是他这被美酒、爱情和苦闷所陶醉的头脑里出现的幻影。

二百年像梦一般地逝去了：屹立在大地边缘和沼泽、荒野之中的彼得堡，曾梦想过无上的光荣和无边的权力；宫廷政变、谋弑国君、胜利凯旋和血淋淋的斩首示众，如同昏迷中出现的幻影一闪即逝；软弱的女人曾经掌握半神的权力；人民的命运决定于被揉皱了的热被窝之中；膀阔腰圆、双手沾过泥土而发黑的棒小伙子也来到这里，大胆靠近宝座，以便分享权力、床笫和拜占庭式的豪华。

邻国都恐惧地注视这些乖戾想法的疯狂发作。俄国人民垂头丧气、战战兢兢恭听京城的呓语。国家用鲜血喂养彼得堡的这些幽灵，并且永远也喂不饱他们。

彼得堡过着热闹而冷漠、酒足饭饱的夜生活。发着磷光的疯狂甜蜜的夏夜、不眠的冬夜、绿色牌桌和金币的哗啦声、音乐、窗子里旋转的舞伴、疾驰如风的三马车、吉卜赛女郎、黎明前的决斗、在刺骨寒风的呼啸声和长笛凄厉的呜咽声里的阅兵式——在沙皇拜占庭式眼睛令人惶恐的逼视下的检阅。这就是京城的生活。

近十年来，大企业以飞快的速度蓬勃兴起。几百万的财富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用精制玻璃和水泥建造起一座座银行、音乐厅、溜冰场和富丽堂皇的酒家。在酒家人们被音乐、镜子的反光、半裸的女人、灯光和香槟酒搞得头昏眼花。赌场、幽会公寓、剧院、影院和月下公园都匆匆开业。在离彼得堡不远的荒岛上，准备兴建前所未有的新繁华区，工程师和资本家正在搞设计。

自杀像瘟疫一般在城中流行。法庭上挤满歇斯底里的女人，贪婪地倾听血淋淋的或带刺激性的案情。无论是豪华生活，还是女

人———一切都可以搞到。淫荡到处蔓延，像传染病一样传到了皇宫。

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佬，有一对疯狂的眼睛和男子汉的强悍力量，走进宫廷，靠近皇帝的宝座，开始嘲弄和轻蔑地蹂躏整个俄国[①]。

彼得堡跟任何城市一样，有它统一的生活，这是一种紧张而忧心忡忡的生活。中央力量控制生活的进程，但是它跟所谓的城市精神格格不入：中央力量努力建立秩序、安定和适宜的环境，城市精神则要破坏这种力量。破坏精神无所不在，它那致命的毒汁渗透到赫赫有名的萨什卡·萨克利曼庞大交易所的鬼蜮伎俩里，渗透到铸钢工人阴郁的愤怒里以及清晨五点还坐在地下室“红铃铛”艺人咖啡屋里的时髦女诗人的畸形幻想里。甚至那些应该跟这破坏作用做斗争的人，也在无意中干着加剧破坏的事。

在这个时代，爱情和一切美好健康的感情都被看成庸俗和陈腐。谁也没有真正的爱，但人人都有淫欲，像中毒似的吞咽一切有刺激性的撕裂人心的东西。

少女都讳言自己的贞操。夫妻都讳言自己的忠实。破坏被看作高尚趣味，神经衰弱被看作文雅特征。那些在一个季节里突然从虚无中出现的时髦作家，都在宣扬这些东西。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恶习和反常行为，只是为了不被人视同平庸而已。

这就是一九一四年的彼得堡。它受尽不眠之夜的折磨，用美酒、黄金、没有爱的爱情以及如挽歌的探戈的声嘶力竭、绵软肉麻的靡靡之音来消除心头的烦闷；它好像等待不可逃避的可怕末日的到来。而末日的预兆层出不穷———不可知的新鲜事物从所有的缝隙里脱颖而出。

---

① 这里写的是拉斯普京(1872—1916)，他原属于西伯利亚神秘教派，因为给王储治病有功，取得皇后信任，操纵朝政，本书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描写他被暗杀的情况都是有根据的。

第　二　章

“……我们什么都不想记住。我们说：够了，把过去扔在背后好了！什么人在我们的背后？是米罗的维纳斯[①]吗？那又怎么样？她可以吃吗？或者有助于长头发？我不明白这个石像对我有什么用处？可这是艺术，艺术，呸！你们还喜欢用这个概念陶醉自己吗？请您往两旁看看，往前、往脚底下看看。您脚上穿的美国皮鞋！美国皮鞋万岁！一辆红轿车，橡皮轮胎，一普特汽油一小时跑一百俄里[②]，这才是艺术。它能激起我征服空间的欲望。十米高的广告，画一个时髦的年轻人，头戴大礼帽，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这才是艺术。这是个裁缝，是个艺术家，是当代的天才！我想尽情地生活，而您却用白糖水款待我，那是给得了阳痿的人喝的……”

在狭窄的大厅尽头，爆发出一阵哄笑和掌声。在椅子后面站着密密麻麻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和进修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刚做完讲演，湿润的嘴唇露出淡淡的微笑，把跳动的夹鼻眼镜往大鼻子顶上一推，快步走下柞木讲台的台阶。

在一旁的长桌上放着两盏烛台，每个烛台点着五根蜡烛，把桌面照得通亮。长桌后面坐着哲学晚会会员。其中有协会主席神学教授安东诺夫斯基、今天的主讲人历史学家韦利亚米诺夫、哲学家博尔斯基和滑头作家萨库宁。

这年冬天哲学晚会受到一些伶牙俐齿的无名之辈的攻击。他们猛烈抨击德高望重的作家和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发表许多有失体统、蛊惑人心的言论，因此坐落在丰坦卡的协会所在地——一座古老的小楼——每逢星期六举行公开例会的时候，总是挤得水泄不通。

今天就是这样。当萨波日科夫在热烈的掌声中消失在人群里的

---

①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的美神和爱神。米罗的维纳斯是世界上最古的希腊雕像。

② 1俄里等于1.06六公里。

时候，有个矮个儿青年走上讲台。这个人是光头，脑壳疙里疙瘩，高颧骨，黄面皮，姓阿昆金。他在这里露面才几天，却大受欢迎，尤其在大厅的最后几排。有人问到他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时候，知情的人只是神秘地笑笑。不管怎么说，他不姓阿昆金，刚从国外回来，他的演说颇有来头。

阿昆金捻捻稀疏的胡子，扫视一下安静下来的大厅，薄嘴唇淡然一笑，开始了讲演。

这时在中间过道第三排的皮椅上坐着一位年轻姑娘，黑呢子连衣裙领口齐脖颈，用拳头支着下颏。淡灰色的秀发从耳朵往上拢，挽成一个大发髻，用梳子别着。她一动不动，没有笑容，只是端详坐在绿呢桌子后面的人。她的视线有时久久地停留在蜡烛的火苗上。

当阿昆金用拳头敲一下柞木讲台，高喊道："世界经济就要举起铁掌，向教堂的圆顶发出第一次打击"时，姑娘轻轻叹了口气，从发红的下颏底下抽出拳头，往嘴里放了一块水果糖。

阿昆金继续讲：

"……你们还在做救世主下界的美梦，可是他们不管你们怎么努力，仍然在睡大觉。或者你们指望他们有一天会苏醒，并像巴兰[①]的驴一样口吐真言？是的，他们会苏醒，不过能唤醒他们的不是你们诗人的甜蜜的声音，也不是你们香炉冒的烟——只有工厂的汽笛才能唤醒人民。他们会苏醒，会讲话，不过他们的声音会很刺耳。或者你们指望那些密林和沼泽吗？我相信在这儿还可以打半个世纪盹。只是不要把这叫救世主下界。这不是未来，而是倒退。在这儿，在彼得堡，在这堂皇富丽的大厅里人们编造出俄罗斯农民。写出好几百部赞美农民的著作，还有歌剧。我担心这场游戏将以血流成河而告终……"

但在这时主席制止他发言。阿昆金淡然一笑，从上衣里掏出一块大手绢，用习惯的动作擦擦额头和脸。大厅的尽头爆发一片喊声：

"让他讲下去！"

"封住人家嘴巴，真岂有此理！"

---

① 巴兰是《圣经》中人物，见《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五节。

“这简直是侮辱!”

“你们那边静一静,后排的!”

“您自己静一静!”

阿昆金接着讲:

“……俄罗斯农民是我们发挥理想的着眼点。是的,如果这些理想跟农民世世代代的愿望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跟农民关于正义的原始观念——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不能结合起来,那么这些理想就像种子撒到石头上。只要一天不把农民看成活生生的人,他们饿着肚皮,磨光了脊背,只要一天不剥掉某位老爷强加给他们的救世主特征,那么这种两极现象就要可悲地存在下去:一方面是你们躲进昏暗的书房里杜撰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是你们并不想去了解的人民……我们在这里甚至不是认真地批评你们。不必浪费时间去重新估价人类的幻想这种古怪的东西。不,我们只是说,趁为时不晚,快快救救你们自己吧! 因为你们的理想和你们的宝藏都将被无情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穿黑呢子连衣裙的姑娘没心思去考虑从柞木讲台上发表的演说。她觉得这些演说和争论固然很重要,意义深刻,不过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些人没讲到的事……

这时绿呢桌子后面又新来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坐到主席身旁,左右点点头,用冻红的手掠掠被雪淋湿的淡褐色头发。他把手藏到桌子底下,挺直腰板,身穿瘦瘦的黑礼服,瘦削的脸毫无光泽,两道弯眉底下在黑圈中间是一对灰色大眼睛。头发又厚又密地披到肩上。他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跟最近一家周刊上登的照片一模一样。

这阵子那个姑娘只管盯着这张漂亮得几乎令人讨厌的面孔,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仿佛满怀恐惧地打量这张在彼得堡的寒风之夜经常梦见的古怪面庞。

而他正侧耳听邻座说什么,微微一笑。笑容倒蛮憨厚,可是细小的鼻孔、女人似的弯眉以及脸上与众不同的文弱神态,却流露出奸诈、傲慢和一种她拿不准的特令她激动的表情。

这时主讲人韦利亚米诺夫开始回答阿昆金的问题。这位历史学



家红脸膛，大胡子，戴着金丝镜，大脑壳周围长着几绺发黄的灰白头发。

“您说得完全正确，就像雪崩一定要从山上往下滚一样。我们早就等着可怕的世纪到来，早就料到您说的真理一定要实现。你们掌握着自发势力，而不是我们。不过我们知道，你们用工厂的汽笛号召人们去夺取最高正义，结果不过是一片废墟，一片混乱，只有被震聋了的人到处游荡。他会说：‘我口渴。’因为在他身上一滴神水也没有了。你们要小心，”韦利亚米诺夫伸出像铅笔一样长的手指，透过眼镜严厉地扫视一下听众，“你们梦想着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天堂把人变成活的机器，变成一种号码，把人变成号码，可就在这可怕的天堂里将爆发一场新的革命，所有革命中最可怕的革命，这就是精神革命。”

阿昆金从座位上冷冷地说：

“把人变成号码也是唯心论。”

韦利亚米诺夫把两手一摊。蜡烛在他的秃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讲起世界将陷于罪恶之中，可怕的报应一定到来。大厅里发出一片咳嗽声。

休息的时候，那个姑娘走到小吃部倚门而立，皱着眉头，旁若无人。有几个律师带夫人喝茶，他们谈话的嗓音比旁人都高。炉旁坐着名作家切尔诺贝林。他正在吃越橘鱼，不时用恶狠狠的醉眼打量来往行人。两个中年女文人脖子挺脏，头发上戴着大蝴蝶结，在柜台旁嚼着火腿面包。有几个神甫道貌岸然地站在一旁，跟俗人互不相扰。大吊灯底下，有个穿长长的常礼服的人，背着手用鞋跟摇来晃去，花白头发故意弄得乱蓬蓬的——这是批评家契尔瓦在等着有人过来跟他攀谈。韦利亚米诺夫出现了，有个女文人扑上前去抓住衣袖。另一个女文人也突然停止咀嚼，抖落掉面包渣，低下头，瞪大眼睛。原来是别索诺夫朝她走来，一边客气地点头跟左右打招呼。

黑衣姑娘用皮肤感觉出来这女文人连裹着胸衣的部位都振作起精神。别索诺夫满脸懒洋洋的佯笑，不知跟她说的什么。她拍着胖手，翻白眼珠，哈哈大笑起来。

姑娘摇摇肩膀，走出小吃部。这时有人喊她。有个皮肤发黑的

瘦弱的年轻人，穿着天鹅绒短外衣，正挤过人群朝她走来。他高高兴兴地朝她点头，满意地皱着鼻子，一把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掌黏糊糊的，前额上一绺黏糊糊的头发，一对又细又长的黑眼睛也黏糊糊的，闪着水光脉脉含情地凝视她。他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日罗夫。他说：

“是您？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在这儿干什么？”

“跟您一样。”她回答说，把手抽回来，伸进手笼在手绢上擦擦。

他嘻嘻地笑了，更加多情地看着她。

“难道这回您对萨波日科夫还不满意吗？他今天的演说简直像预言家。讲得斩钉截铁，表达方式很独特，也许会使您生气。不过他最根本的思想——难道不正是我们在背地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吗？可他就敢说。这正是：

我们个个年轻，年轻，年轻，
肚子里都是饥肠辘辘，
我们只好吞咽真空……①

多么不平凡，多么新颖和大胆。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难道您就觉不出来——新东西正要破土而出吗？这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贪婪的、大胆的东西要出生了。阿昆金也讲得蛮好。他太讲究逻辑了，可他多么善于击中要害！再有两三个这样的冬天，一切都会开始瓦解，开始崩溃——那有多好呀！”

他轻声说着，做出甜蜜多情的笑容。达莎觉得他好像由于过度兴奋，全身轻轻地发抖，便不等他讲完，点点头挤过人群朝存衣室走去。

气冲冲的看门人戴着勋章，拖着一抱皮大衣和皮靴走来，对达莎伸过去的号牌瞅也不瞅。她等了很久，空荡荡的门洞，两扇大门忽闪忽闪地晃着，一阵阵冷风直扑大腿。门口有几个马车夫身材高大，穿着淋湿的旧式蓝外衣，朝出去的人快活而蛮横地招呼说：

---

① 这是俄国诗人布尔柳克(1882—1967)的诗句，他跟日罗夫同属于未来派，一九二年逃亡国外。

“快车，您老请！”

“捎个脚，到沙滩！”

突然听到别索诺夫冷冷的声音在达莎背后一字一板地说：

“看门的，大衣，帽子和手杖。”

达莎觉得好像有无数小针刺痛她的脊背。她迅速转过脸去，径直逼视别索诺夫的眼睛。别索诺夫若无其事地对视着她投来的目光，仿佛那目光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他的眼皮眨动一下，灰眼睛里现出生气、变得潮湿。他的眼神屈服了。于是达莎感到她的心扑通直跳。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他向她俯下身子说，“我们在令姐家见过面喽？”

达莎立刻不客气地回答说：

“是的，见过。”

她从看门人手里夺过皮大衣，便朝正门跑去。街上阴湿刺骨的寒风掀起她的连衣裙，把带铁锈味的水珠溅她一身。达莎把脸埋在皮大衣领里，只露眼睛。不知是谁从旁边擦身而过，俯在她耳边说：

“啊，好漂亮的眼睛！”

达莎沿着湿漉漉的柏油路，踏着一条条摇曳不定的电灯光快步走去。一家饭店敞开的门里传出小提琴的哀号——华尔兹舞曲。达莎朝四外望也不望，对着毛茸茸的手笼曼声说：

“嘿，不那么轻松，不轻松，不轻松！”

第　三　章

达莎在前厅解开淋湿了的皮大衣，向女仆问道：

“家里必是没人吧？”

莫卧儿[①]（这是她们给女仆卢莎起的绰号，因为她的脸又宽又

①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在今印度境内建立的帝国，属于突厥族。